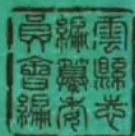


雲縣文史資料

第二輯

83



云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杨太江

副主任委员 赵石铭 杨 农 沈文安

编 委 杨文焕 杨 辉 李继斌

黄 平 梅万高 许英才

黄载杰 瞿承琪 杨 清

张仲衡 李 聪

办公室主任 杨 农

副 主 任 黄载杰

工 作 人 员 李 聪 杨世经

读《云县文史资料》第一辑有感

纳 国 忠

一

莫道化外皆不毛，
大侯先民亦佼佼。
溯远探寻兴衰迹，
承先启后胜前朝。

二

浩劫十年文尤酷，
前代文史渐湮没。
抢救遗产急星火，
此功应同建浮屠。

一九八二年五月

目 录

读《云县文史资料》第一辑有感·····	纳国忠
云县地下革命斗争纪实·····	李 珪、程光锦 (1)
云县涌宝区地霸土匪覆灭记·····	杨 农 (8)
云县剿匪工作回忆·····	丁仁章 (14)
重访云县头道水烈士纪念碑·····	杨丕群 (18)
头道水的剿匪斗争·····	杨 农 (23)
记云县解放前后的几件事·····	董福海 (28)
回忆云县中学丹山分校生活断片·····	小 青 (35)
国营幸福农场概况·····	杨达生 (38)
漫谈南诏·····	李 聪 (43)
漫谈滇剧在云县·····	董福海 (49)
云县教育简史·····	李 聪 (52)
云县民众教育馆简况·····	李 芬 (58)
简谈云县文物纸社·····	王世雄 (60)
云县的茶叶生产·····	李 聪 (65)
云县的陶器生产·····	张仲衡 (68)
民国时期茂兰女学·····	李 芬 (71)

蔡发春传·····	杨 农	(73)
张季良先生传略·····	沈文安	(78)
杨品珍先生·····	董福海	(82)
涌 宝·····	陈恩培	(87)
勐赖坝·····	施 荣	(91)
涌宝街·····	杨念祖	(94)
忆安乐锁水阁·····	纪兆昌	(97)
茂兰拱桥·····	闵张林	(99)
地方风物二则·····	杨世经	(101)
云县广佛寺记·····	李 芬	(105)
大扁山一瞥·····	纪兆昌	(108)
云县书法艺术概观·····	杨念祖	(111)
云县出现过的哈雷彗星·····	张仲衡	(116)
云县民间舞蹈——打歌·····	杨世经	(117)
名花扶桑·····	杨念祖	(120)
明代云县佛教·····	郑启贤	(123)
清代云县佛教·····	郑启贤	(128)
民国时期云县的宗教·····	郑启贤	(131)
更 正·····	编辑部	(135)

云县地下革命斗争纪实

——回忆在云县开展地下革命斗争的经过

李 珪 程光锦

云南地下党的历史，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以及在此以前的几次政治运动中，领导工作的失误和“左”的思想影响，曾被加上种种诬蔑不实之辞。作为云南地下党组成部份的云县地下党，当然也免不了受到各种诬蔑和诽谤。对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拨乱反正，明确肯定：云南地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份，在远离中央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艰苦奋斗，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为解放云南做了贡献。为了肃清流毒，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必要将云县解放前地下革命斗争的历史作一概述。

一、接受开辟新区的光荣任务

我云县四十年代的旅昆同学数十人，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绝大多数都积极参加了云南地下党领导的历次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并在一系列的运动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到一九四九年，已有不少同学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了配合和迎接全国的解放，地下党

派李珪（中共党员，云大学生）带领一批革命的青年学生，从昆明回云县进行开辟新区的工作，并对发展组织，开展宣传，建立武装，夺取政权，以及统一战线等工作，作了一系列的指示和布置。七月中旬，我们一行十余人由昆明出发，十余人中除昆明籍的云大学生罗志中、张展英二人而外，全部是旅昆的云县学生。其中有昆明师院的程光锦、俸光顺、杨执中，五华学院的唐守诚，龙渊中学的张国文，南菁中学的罗开庆。他们多是“民青”的成员，其他几人虽无组织关系，但都是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由于处于地下环境，“民青”成员都以秘密口号接转关系后，由李珪单线联系，进行领导。总的原则是：革命口号，革命行动公开宣布，组织则绝对秘密。

在回云县途中，曾在昆明碧鸡关和下关车站，两次遇到国民党军警的严格检查。同学们沉着机智，巧妙地与之周旋，愚蠢的敌人什么也没有捞到，我们的革命文件和材料，一件也没有落到敌人手里。

二、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的斗争情况

我们七月下旬到云县后，由于家庭多在东、南两区，遂决定以东区的文映乡（晓街），南区的丹山乡（大寨）、茶房乡为基地，以中小学校为据点，并以家庭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由于三个点相距几十公里，决定每月召开一次各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汇报研究情况，检查布置工作。平时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联系，必要时则召开临时会议。

八月例会在茶房中心小学召开，这次会议详细研究云县

当时的政治情况，认为当时云县革命的主要敌人是以伪“西剿”副总指挥杨耀辉，大队长张国柱为头目的反动军队，和以杨耀辉为县长的伪政权。他们势力强大，我们只能先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遂决定在九月例会前的主要工作是：首先开展宣传工作，大造革命舆论，特别是针对当时大部份人民群众把“共革盟”和共产党混为一谈的混乱思想，进行宣传解释工作，澄清这种思想，树立对共产党的正确认识。我们根据《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文件精神，宣传党的纲领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其次是抓组织建设，先把三个点的“民青”分别编成小组，加强活动，然后物色培养对象，准备发展扩大“民青”组织。同时准备到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宣传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

九至十一月，我们都坚持每月的工作会议，工作逐步有了开展。这段时间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建立云县地下党组织和“民青”组织

九月间，我们除由昆明来的党员和“民青”盟员外，陆续在茶房中心小学的教师中和云县中学丹山分校的学生中，经过教育培养，发展了一批“民青”盟员，各据点都成立了“民青”小组。三个据点的“民青”组成了“云县地下民主青年同盟支部”，由罗志中担任支部书记，负责联系。

到了十月前后，根据地下党领导机关交给的建立党组的任务，将经过工作锻炼，政治觉悟有显著提高的一小批同志，个别地先后吸收入党，同时又在文映乡的贫雇农中个别吸收了几个党员。十月，建立了云县地下党支部，由李珪担任支部书记，这是云县有共产党组织的开端。

（二）宣传党的纲领政策扩大党的影响

我们根据《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的精神，在三个乡广泛对群众进行宣传，澄清了云县在“共革盟”骚乱之后，人民群众中的混乱思想，使广大群众初步了解党的纲领和政策，树立了党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为迎接解放，作了舆论准备。

为了学习宣传的需要，我们还刻印了一些文件，如《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新民主主义论》等。

此外，我们曾多次到县城宣传党的政策、纲领，并通过开明士绅杨厚培筹组《新民主主义论》学习会，后来虽由于伪县长杨耀辉的阻挠，学习会未正式成立，但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三）组织农会反对“三征”

我们在三个乡的一些集镇和农村中，用举办识字夜校及秘密串连等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征兵、征粮、征税。在宣传组织反“三征”的基础上，在一些农村进行组织农会的工作。如在文映乡李珪和罗志中深入到第一保的山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在各村成立了农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村联农会。程光锦、俸光顺、罗开庆、张国文在丹山组织的农会，由村农会发展为区农会。

三、从卢汉起义到与郭琦会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

后，掌握云县伪县政府和伪“西剿”大队的杨耀辉和张国柱，都宣布响应卢汉起义，并提出要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当时，我们由于没有得到滇西地委的指示，只是在三个乡更放手半公开地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没有公开出面和他们联系，但随时派人进城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他们的动向。到一九五〇年一月初，由于杨、张之间发生矛盾，杨在一个晚上悄悄跑了，伪县政府已象无头苍蝇，嗡嗡乱转。当时我们考虑，如果云县地下党再不出来领导，社会治安就会发生问题（当时社会治安本来就不好，经常发生土匪抢劫事件），那我们就是对人民对革命没有尽职尽责。经党支部多次研究，认为当时的关键是要抓到枪杆，假若地下党控制不了伪“西剿”大队，不但起不了领导作用，而且还有危险。所以，我们一面设法和上级党组织联系，一面派人与张国柱谈判，要他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把队伍交给地下党改编，给他另安排适当的行政职务。在当时解放大军已进入云南的大势之下，他也不得不同意这个条件。

在张国柱接受交出军队由地下党改编的条件后，我们随即在三个据点乡，将部份党员和“民青”成员集中武装起来，并由李珪、罗志中、程光锦等同志组成领导小组，带领四十余人，于一月中旬开进县城改编“西剿”大队和领导县政权。

进城以后，我们主要做了两个工作：第一是把原“西剿”大队改编为“云县人民自卫大队”，派罗志中为党代表，具体负责改编和改造工作。第二是成立过渡性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县政委员会”，代替已瘫痪的伪县府，派李珪和程光锦两同志为党代表，负责领导工作。

我们进城几天后，改编改造旧军队的工作刚开始进行，忽报“边纵”八支队来接收云县的“特派员”，已达距县城六十公里的哨街，我们十分高兴，随即派罗志中同志为代表，带领数人星夜赶到距县城三十公里的茂兰迎接，以便介绍情况和汇报工作。不料茂兰遇到蒙化地工委和专办处派来的陆恩锡和陈荫昌时，才知道他们未带来云县地下党的组织关系，而且根本不了解云县已有地下党的组织。当陆、陈到县城后，李珪等同志又多次同他们联系，但由于陆、陈二人主观条件的限制，不惟不听我们的意见，反而在社会上公开宣布我们是“冒牌”，致使一些反动的土豪劣绅钻空子，乘机攻击云县地下党。为了顾全大局，维护革命团结，我们在一月十九日的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声明：云县城内的一切工作，移交陆、陈处理，我们仍回三个乡做群众工作。同时派人到上级党组织联系汇报，等候上级指示。

到了一月底二月初，我们与滇西地委书记陈家震同志及蒙化地工委书记张从龙同志，先后取得联系。蒙化地工委通知云县地下党组织，直接与地工委派来云县的县委书记郭琦同志建立联系。李珪于二月中旬到县城与郭琦联系上以后，适因郭与八支队三八团要到南区宣传，因此约定数日后在茶房乡会合。二月下旬，原在云县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大部份党员和“民青”成员，集中到茶房街以云县党支部的名义，欢迎县工委书记郭琦和三八团，并由李珪同志将云县地下党员和“民青”盟员名册，亲自移交给县工委书记郭琦同志，由县工委直接领导，后来这些有组织关系的脱产干部，都

分配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及各区政府工作。这批干部是解放初期的一支骨干力量，云县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 于昆明

云县涌宝区地霸土匪覆灭记

杨 农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的百万雄师向西南胜利进军，势如雷霆万钧，摧枯拉朽，蒋匪残余望风披靡，狼狈逃窜。

十二月，云南省在迫不得已的形势下，宣布和平起义。一九五〇年，胜利的红旗插到云县城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八支队，十四军四十师一二〇团等先后来到云县。于是云县的天亮了。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的人民得到解放，见到了太阳。但是万恶的地主阶级决不甘心失去他们的天堂。妄想最后挣扎来苟延残喘。于是以当过西剿大队长的土匪恶霸大地主大豪绅张国柱为首的地霸反革命武装暴乱就像瘟疫一样在云县蔓延开来。

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云县的征粮工作在全县逐步铺开，各区都派了征粮工作队，首先按照合理负担的政策——累进税法，把各家各户应征粮数计算出并加以公布。之后进行催交。催交公粮是依靠工作队到区以后成立的农会组织进行的。公粮合理负担政策就是田地多的多交，田地少的少交，没有田地的就不负担。为了贯彻好这一政策，还成立了由贫雇农组成的评议委员会进行评议核算。

田地多的地主老财负担的公粮数就要多一些，如涌宝区的大地主徐振河（当过伪镇长）家应缴的公粮就是三万斤，

这无疑是在挖他们的心头肉，疼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但却动不着那些大地主恶霸一根毫毛，税也好、捐也好，都统统落在劳苦大众的身上。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却一反过去的作法，把税收的负担都落在那些老财富户头上。这是为那些地霸分子所不甘心的。

反动的地主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必然要反抗、要挣扎，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于是云县刚解放就出现了一场严重的阶级较量。反动的地主阶级妄想用反革命的武装暴乱来扼杀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这是一场血与火的生死搏斗。在云县，涌宝先响起反革命暴乱的枪声。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早晨，涌宝地霸土匪头子沈维松、徐正河、徐正海、徐家鹏等人率领匪徒一百余人，突然围攻了涌宝区征粮工作队祁东堂（队长）、赵德安、杨发震、刘海宾等同志。祁等奋起应战，英勇抵抗，但由于敌众我寡，作战不久，刘海宾同志即牺牲在小楼上，杨发震同志被土匪沈维松的保镖龚应从枪杀，祁东堂队长的子弹打完了，他拉断了手榴弹的弦，想跟敌人同归于尽，不料除炸死几个土匪外，自己却只炸断了双脚，因而就被俘了，土匪把他抬到河边沙滩上，祁因负重伤，口很渴，向围观的老百姓要一点水吃，大地主钟鼎三的狗崽子钟世昆却灭绝人性地溺给祁小便。钟鼎三则手持大刀向祁东堂同志嚎道：“你们还不征粮？还要不要钱？”祁东堂流血过多，当场牺牲。

赵德安也因子弹打完，身负重伤，被匪首徐正海枪杀，光荣牺牲。

土匪在折回分水岭途中，又把与他们碰上的税收员刘映

山杀害。

祁东堂等五个同志，为了云县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也是吓不垮的，他们前仆后继，县委又派了一二〇团马排长、王忠义等二十八人，地方工作人员李珪、杨赛州、丁仁章等三人到涌宝区继续搞征粮工作。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五日，沈维松、徐正河等匪霸又纠集了张国柱匪首率领武装土匪二百余人，徒手土匪四百余人，二次攻打涌宝。除妄图杀害我工作人员外，还想抢夺粮仓。

土匪要攻打涌宝的消息，被农会主席钊开联同志获得，当时立即向征粮工作队报信，使征粮工作队在事先有了应敌的准备。

下午四时，涌宝街三面被土匪包围，街的后山上还支了一挺重机枪封锁住街口，四周围山上都响起了土匪的“饿伙伙”“活捉征粮工作队”的狼嚎狗叫声，顿时，枪声人声混成一片，土匪的嚣张气焰，大有一口要把工作队吞吃了的样子。

这时，马排长，王忠义，还有一个战士，带上短枪和手榴弹，他们三人匍匐前进，隐蔽地接近机枪阵地，一个手榴弹炸跑了射手，三人随即将机枪夺到手，并掉转枪口向密集的土匪射去，打得土匪鬼哭狼嚎。另外坚守于街子阵地的解放军也架好了迫击炮，向喊声最多的匪群打了四发炮弹。土匪在机枪、六〇炮的打击下迅即作鸟兽散，张匪国柱想打开涌宝夺取粮食的阴谋就这样破灭了。

这一次敌人丢下了尸体二具，活捉土匪一人（名杨八

二，桥街人）缴获土匪步枪一支，重机枪一挺，子弹共830发，（其中步枪子弹80发）我征粮队无一伤亡。

张匪从涌宝败退到晓街，抢了晓街的粮仓，之后败退大寨。

九月，我人民解放军一二〇团一个排追踪土匪，在大寨区的三道桥，终于包围了土匪，土匪被压缩在碾子房中顽抗，结果被打死三十二人，土匪头徐家鹏负重伤，被土匪抬到猛撒坝阱门口即断了气。

当日下午，三道桥下了滂沱大雨，河水大发，被打死的土匪尸体，一具一具地从河水中冲走，残余的土匪直到天黑了，才趁夜色逃走了。

这一仗使敌匪大伤元气，我方仅牺牲战士二人，负伤二人。战斗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除击毙大量敌人外，还缴获大批武器，物资。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二〇团一个营约八百人，开到涌宝区驻扎。匪患即逐步消除，社会秩序开始安定下来。

这时贫苦农民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在钏开联、董福英、董得勇、董德正等积极骨干分子的带动下，纷纷成立了农会及民兵组织，于是在五二年初即开展了清匪反霸的斗争。

首先，钏开联清出了蕨蕨坪地主李兆臣的一支三八式步枪，五十发子弹。民兵开始有了第一支枪，接着又清得了涌宝地主左仕文的十三支枪，李金山的四支枪，钟世清的一支枪，这样，民兵就有十九支枪，建立了一支用枪武装起来的民兵队伍，这就给清匪反霸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民兵有了枪，胆子壮了，遂积极地进行了抓捕匪首恶霸的革命斗争。

钏开联等同志旗开得胜，一开始就擒获了躲在深山里的大地霸饶介侯，之后钏又孤身在忙应山岩子寺抓获鲁定新。接着饶世任，萧德新等也先后落网。

之后钏开联与董福英二人先分化了匪霸杨永新的心腹李正萱，李愿立功赎罪。于是先把杨永新的枪拿来缴给农会，接着民兵便在梅子树把杨永新擒获。

杨永新是涌宝区的大地主，当过云县剿匪大队长，共革盟的大队长，解放以后，继续作恶，与人民为敌，紧跟张国柱叛乱，参与杀害我工作人员、解放军及群众积极分子等多人，罪大恶极，三道桥土匪被我解放军痛歼后，该杨亦随同残匪，逃至耿马，后又折回涌宝，妄图继续笼络未逃的残匪，作垂死顽抗。回来后看到人民已被发动起来，革命斗争已逐步深入，形势已对其极为不利，因而只好打算复又外逃。此时被其心腹李正萱告发，并于无意中提走了他的手枪，于是这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终于难逃法网被我民兵逮捕归案。

五一年春，民兵又捉拿了大乡长，大地主恶霸左仕文。

原来左仕文在五〇年土匪叛乱失败以后，即传出其已失踪的消息。其实他是躲在分水岭箐头的一个水帘洞里。这个洞可容纳二十来人。地点比较宽敞而又隐蔽，因此一时未能为群众发现，后来有一个左的亲戚许鼎臣，无意间偶然暴露了左的躲藏地点。

农会闻讯后即发动群众进行搜山，左仕文在洞中已经不能隐藏，遂手持小卡宾枪一支，跑到一个小箐里，躲在深草中。群众搜不到左仕文即放火烧山，结果左被烧伤，才为民兵擒获。同他一起被擒获的还有蒙化县大地主老左，左仕文自知其罪恶累累，难逃人民法网制裁，趁民兵大意之时吞金